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三

蘇子卿  
和

PDC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爲太學博士  
通謝使許舍人

奕以是  
日出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  
毒 陛下爲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  
睿謀迄殄元惡尋明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  
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爲國者當示人以  
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

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媢則爲和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爲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

人得以闕吾之情而滋漫我之意乎雖然此既  
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  
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  
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  
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  
養其事力而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  
圖苟安之計乎內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  
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  
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  
故雖誣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

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讎之役  
而非用權以斬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  
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且絕隣國之援撤  
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  
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  
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  
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  
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  
吾政之修否 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  
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

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母亦我之  
所爲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  
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  
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極柄臣之始不惟四  
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  
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  
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柰何朝綱方整而  
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  
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  
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

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  
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旣成志  
氣愈情宴安鳩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  
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  
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  
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  
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  
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  
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  
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

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 清光輒  
竭毫髮之恩惟 陛下財擇

二

伏觀 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爲名字以沮天  
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  
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  
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  
國史竊見 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  
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  
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



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

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  
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  
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  
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  
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  
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濱抑賢雋其  
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  
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誑之設為防禁  
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  
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禦己以為行士

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  
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  
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  
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  
頸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  
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  
稍掘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  
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  
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  
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

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  
疇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  
勝至願

尋得  
旨依

三

臣恭惟 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

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  
郡國之間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逭刑者推  
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  
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

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臯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旣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史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旣窮，苟且之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耗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

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  
胥史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閒蓋以近民之官  
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 陛  
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  
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  
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爲獄官者  
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  
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  
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所屬按  
刻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

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  
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儻臣言可采乞付  
有司詳議施行

得旨送部  
勘當尋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為校  
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  
貢瞽言陛下不以為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

進瞻

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

實有臯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  
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  
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荐至兩旬之間暴風  
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災感失  
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掖門謹  
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寔寔復生 陛  
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端臻  
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  
欲使 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  
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 陛下財幸一日親正



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  
奉以爲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  
木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  
崇者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  
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  
雖退斥而僥倖未盡棄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  
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  
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  
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  
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

陰氣之精凝而爲雹故劉向以爲陰脅陽之證  
孔季彥以爲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  
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  
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  
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  
職驟昇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  
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  
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  
臣願 陛下遵 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衍之  
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譴則升

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廷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 陛下恭畏自

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群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視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攷臣願 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姦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

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初元年蝗蔡邕謂貪虐之  
所致曩者權姦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掎克  
取媚愁苦之氣干盭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  
比者固嘗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  
殘者尚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願 陛下明詔

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  
可廖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  
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機  
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觀  
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燮

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  
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  
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  
者什九僅存者餽粥弗給旣斃死者亡所蓋藏

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  
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  
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  
誠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為可恃而  
不復廣為振揀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  
臣願斥內帑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饑是

亦振揀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  
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救之庶幾人  
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歎日滋變異日熾  
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  
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  
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  
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

寅之秋肇履大位蓋出於光皇付託之誠

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佞肖之意而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爲甚昔

紹聖中姦

臣用事被

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

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

陛下窮膺

祖

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顛歸功一竇贊之小

臣傳之萬世何以爲法况凡受恩之人豈無報

復之念儻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籍口以逞其

私

紹聖 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

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  
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時政記凡涉  
誣罔悉行改正 陛下旣俞之矣歷時寔久必  
已成書臣願特降 睿旨命國史實錄院具所  
修事節上之 朝廷者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  
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 聖朝輯遜之美  
下以杜姦黨窺覷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 熙  
寧中王珪建言 國朝會要 朝廷檢尋故事  
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  
欲成書又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



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  
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  
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三百卷  
紀載最爲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皇帝會要  
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爲卷已百五  
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  
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  
遺語涉俚近者亦或未皇刪潤臣恐雜於傳遠  
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朝  
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旨修進然後併行

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纂次之為  
得臣願特降 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  
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 神祖  
可王珪之奏庶幾 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  
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  
冒昧以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特為秘書  
郎兼學士

院權  
直

臣恭惟 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已

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

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  
日俟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為沴淫雨連亘閱  
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霹靂湖水暴漲溢入都  
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  
頽城郭沒官寺毀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滄浸  
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 陛下  
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  
以還餘習未殄早暵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  
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  
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

者况 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  
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  
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 陛下  
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  
洞開臣愚竊慮 陛下徂於目前之應不復推  
原致異之繇天意靡常充足深懼臣謹按春秋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  
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脩  
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  
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

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  
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  
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  
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陛下聖性  
澹然固無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煩特  
旨寅緣請托侵紊成憲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奔  
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診所  
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  
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覷一二  
年來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

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寢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 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途顧猶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儉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戎翟更成旣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 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柰何擁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啓倖功之念養成癰疽馴致决潰乃始草薶而禽獮之世豈

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或者幸  
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  
者蓋皆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戢戢之衆籲  
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爲而作也抑臣聞之滂於  
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  
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旣厄於水設不幸七八  
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于成飢饉相  
仍愁歎滋甚豈獨峒丁逋卒能爲患哉比者三  
衢之事蓋可蓋已 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  
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剛法象天德開公正之

路窒邪枉之蹊使衷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頡  
相以絕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  
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儉邪巧佞不得售其  
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遴柬良  
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  
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煽申救帥守戮  
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士  
心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  
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日履霜  
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



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 陛下可不亟加聖心  
乎臣以疎庸備數文館 睿恩拔擢俾攝禁林  
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芻蕘  
之思意切言狂惟 陛下裁赦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  
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  
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  
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  
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

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 熙寧之世以新法

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復諫遂非

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 紹興之際以和好爲

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

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

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

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冑用事以

區區私意小智并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

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

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

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  
立之憂哉 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  
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 朝廷之上兢兢  
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  
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  
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 陛下  
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特為曙  
作佐郎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  
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

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閉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

示異廼疊見於清臺之奏謂 陛下躬行之未  
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 陛下躬行  
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  
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 宋之  
心欲 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爲易忘而以目前  
之喜爲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爲何如耶夫宮  
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  
見 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  
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  
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

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  
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 朝廷之上未可遽  
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歲醮事固足  
以見 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  
檜櫂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  
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  
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 陛下體昊穹仁愛  
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  
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歎銷於下而休證格於

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

陛下留神毋忽

二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榮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

有變韃之擾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

粘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  
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  
十年秦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鞏小  
夷歛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誣蓋今之女  
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鞏即鄉之女真也以  
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  
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  
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  
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  
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



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  
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未忝生之有  
志之士思欲壹洗之矣而襄者病於機會之難  
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阡危  
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  
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  
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覘交馳遽已徂日  
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  
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

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  
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  
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  
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  
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  
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  
之衰廼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  
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  
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  
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不

牙之勇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  
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况於浸微弱之後  
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  
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  
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人之  
敝以邀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  
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  
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 陛  
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羨之  
故而謂難耻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

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  
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  
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  
日不計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  
懾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鷁之危養威俟時足  
以保金湯之固矣惟 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  
其言

三

臣伏見 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  
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溥也然臣竊聽道塗

之論尚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  
奉行頒布壹或不虔其爲民患蓋亦非一臣嘗  
官于州縣每觀詔令之下本爲利民而吏於其  
間並緣苛優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  
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  
而抑配自如毋得搔動而搔動自若許民庶以  
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  
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  
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  
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

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  
亡弊或頒降有限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  
或胥吏要求祇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  
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  
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  
區處有術則其為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  
必衆且神輿輦轂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多惶  
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  
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群情慤慤感動和氣非細  
故也况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

之人齎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  
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  
望申彼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為區  
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歎廢幾詔令  
之下不為空言實天下幸甚

得旨依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時以軍器少監班

右臣比者恭覩 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  
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戒膳有以見 陛下寅  
畏祇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  
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

之警言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  
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  
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  
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  
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  
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  
妄議 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况  
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雷霆之作孟秋之  
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  
殿咸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



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 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

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爲難况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強苟塞已責徒揜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况於天乎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雷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

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  
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待而  
全安之其心至憮憮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  
德毋以豢安養逸為心傳通下情深求致異召  
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祖  
宗所以望陛下者是在此臣不勝愛君勤拳  
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

時為起居舍人

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

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爲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 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風選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人之言今 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莫敢盡言者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

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  
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遂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  
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  
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  
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  
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  
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  
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  
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  
持豈易爲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

忠言自奮則精神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幾旬  
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  
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  
乎自時破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  
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  
方其去也 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  
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  
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未免妄疑 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  
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諛諛以賈禍且待從之臣

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  
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  
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安危大利害群臣  
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 陛下言者三  
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 陛下延納  
羣臣溫恭有禮然從容咨訪罕聞 玉音記注  
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文間  
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 陛下  
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  
自今昕朝賜對時出 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

政闕遺仍詔宥贛之臣雖有两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為祕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末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儻凡比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

興之烈而宰臣裴均尤能獎勸盡言拾遺獨孤  
郁等因遷致謝均獨貴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  
致上獻納者休復大斬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爲  
盛君而裴均爲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  
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  
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  
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  
婣阿苟容者如裴均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  
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  
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復叨



塵誤恩進侍螭陛下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  
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  
愚惟陛下垂聽取進止

二

臣既勸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爲

陛下獻竊惟今日關國脉盛衰繫民生休戚其  
惟楮幣一事乎維我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  
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  
斂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列聖相承世守  
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無極太平之久遠過

漢唐

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偃

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更州

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

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歛始及民矣

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

之說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

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

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

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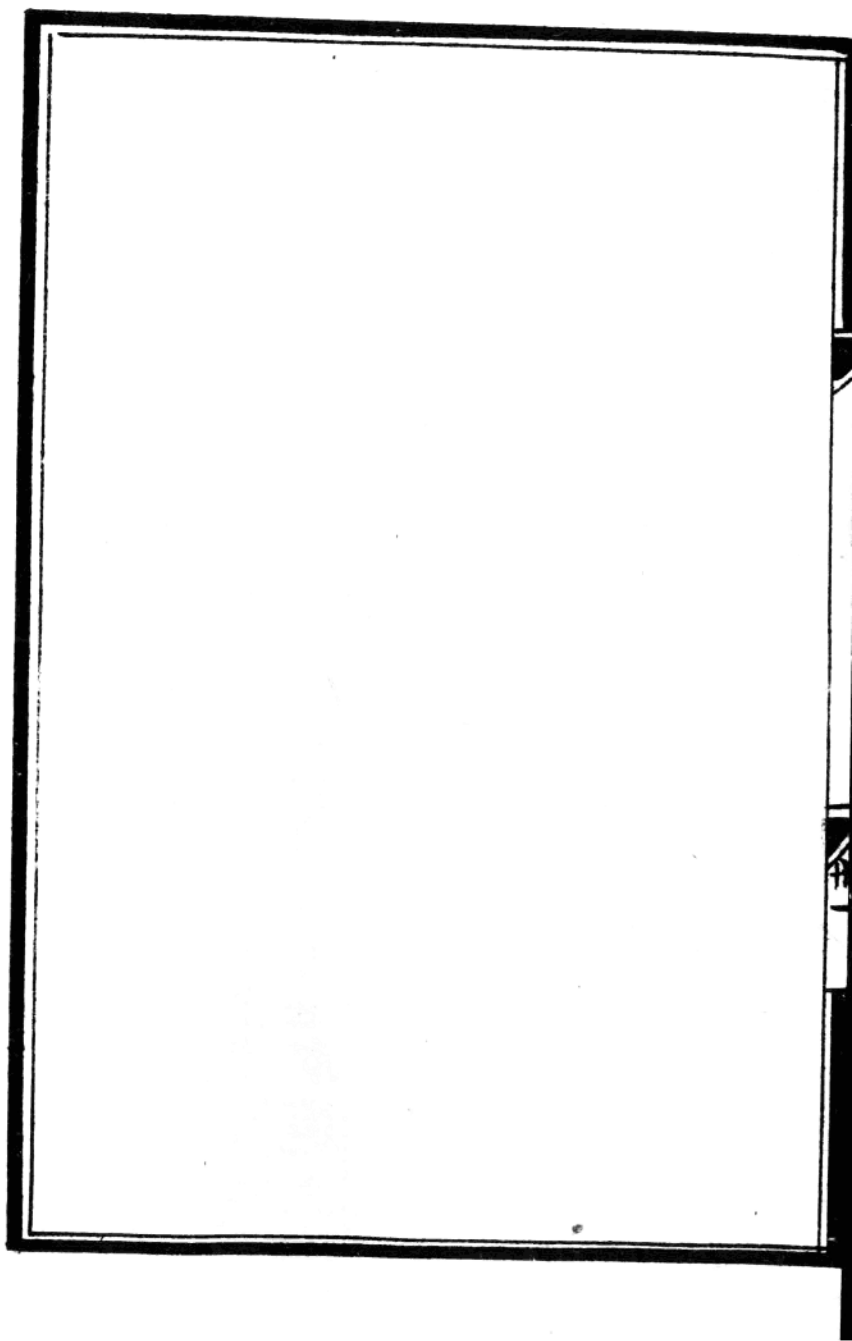
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爲之令曰當估

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  
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  
縣間務爲新奇創立科調迺多出於 朝廷約  
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  
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  
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 朝廷之令  
所無也拘鹽商之冊 朝廷之令所無也 以  
產稅多寡爲差令民藏券此又 朝廷之令所  
無也昔者 熙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  
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今 朝廷之

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  
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閩人也所  
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  
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  
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項又不在是安有  
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閩之爲俗土瘠人貧  
號爲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旣行鬻  
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  
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爲新令之効臣竊  
謂不然廼者 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

供統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爲數幾二百萬官之  
用券旣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强之貴而  
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輸官者錢楮  
各半是 朝廷輟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  
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爲科配乎厥今四  
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 公朝之  
令 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爲害至此亦必惻  
然更張不俟終日况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  
憚何疑而弗徠之乎臣願 陛下渙發德音明  
勅諸道監司守臣體認 國家更幣便民之本

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爲託名奉法實則壞  
法者悉從蠲罷其尚有嚴刑厚斂肆苛媿而恣  
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安元  
元之生以壽 宗社之脉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對越甲藁

奏劄

輪對劄子

二月十一日當對已草就初八日政除右史不曾上

臣伏睹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况思與元

元同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九厥恩霈加隆

於舊德澤洋溢延及群生物情熙然蓋庶幾庠

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

而泣則滿堂爲之不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

人以爲已憂頃者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



令慮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威之以褫奪竄  
斥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儆之以沒入家  
貲之罰蓋亦大爲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  
有司苟能體認 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  
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請所聞廼有  
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誤國劾  
者或因僚屬之諛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謗  
而輒徇其私是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  
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  
以傾奪者矣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

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  
貲財一空盡室溝壑令乃不量其輕重而驟施  
之亦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普  
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 聖朝所宜  
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稽參衆論凡州縣  
官有因奉行新券爲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  
其倚法漁利重爲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  
咎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  
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  
雖令甲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

宜明勅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  
弗悛者止當嚴寘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  
廣 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旣  
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爲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  
未嘗劾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有操切  
太甚物情愈駭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  
之工拙耳况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  
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  
惟 陛下留神

直前奏劄一

癸酉十月  
十一日 上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大臣內畔戎酋廢殞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爲憂而未敢以爲幸也夫女真腥穢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蒿炭臣知天意慘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旣

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  
文王者故天命之爲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  
於獨夫受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 陛下

誠能進脩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  
上帝監觀當必有睠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埃  
釁光復土宇臣猶以爲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  
事未脩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  
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  
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爲難蓋嘗  
深惟今日之勢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求命

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  
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爲六事以獻惟

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  
究其指以爲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  
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  
歲以來咎證荐至二月宜燠而飛雪迺寒其令  
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  
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  
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

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  
愆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雷霆之  
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  
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  
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  
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  
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  
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  
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  
爲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

嚴師褻而弗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  
有時而倦惟 陛下考 祖宗之已行思所以  
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  
和自應此祈天求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  
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  
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  
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 朝德澤深  
厚亦莫如我 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  
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  
德 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疆不如秦富不



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  
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  
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  
而已 陛下聖德讓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  
慮或者患國執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  
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  
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  
也惟 陛下察截截之誦言守悶悶之家法舍  
一時之近效校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求命之二  
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

也鼂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  
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  
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  
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  
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  
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  
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  
法 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  
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實參而陸贄爭  
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

有註設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  
此徃者 明詔丁寧毋得擅籍 朝廷德意未

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  
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  
獲給還而違 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  
猾之吏何憚弗爲群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  
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割刃守臣以  
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  
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  
朝而可用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臣願

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

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求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爲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勇樁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雖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

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  
卹貧三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徃徃有嫉視  
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  
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摧於告訐  
皆高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  
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斂之  
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官勿撓之  
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  
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于官也有給曆錢  
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曆錢齊民以肥吏火率皆

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儉爲慮可  
勝計邪臣願 陛下霈然下詔申教有司削非  
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  
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  
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  
我 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  
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  
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  
及百世 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急故入之辜寬  
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

民帥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

陛下天

資寬恕同符

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媿而臣

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

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

如畏鬼神非他徃狂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

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爲雷秋官有陳繼命趣決

有以見

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

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

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

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

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  
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  
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  
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嗜殺之  
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  
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  
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  
求命之五事也 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爲心故  
有罰辜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眠古流  
放之刑其在 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



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  
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効來上未盡  
至公廼者 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願因

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  
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  
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  
之域又郊霈之行今將暮歲湛恩汪濊草木爲  
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滌滌者其間  
辜稔惡盈名墮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  
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

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  
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求命之六事也昔周  
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  
天求命二則曰祈天求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  
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况今乎然嘗反覆召  
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  
蓋國之將興不在疆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  
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  
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爲 陛下告也或者以  
爲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爭

信爲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際獨非天之禍  
梁乎今虜之存亡大執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  
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後執有相及應疇一誤  
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爲今之計獨有  
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  
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  
惟懷未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  
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  
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  
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况事變之

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願 陛下留神毋忽

二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  
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  
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  
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  
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  
屬長安百二之執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  
今虜爲達鞏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

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邠  
岐沂隴遂爲戰場虎鬪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  
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  
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  
毋失之不足臣觀 寶元 慶曆間西事旣興  
一時名臣徃徃多在邊境陝西闕帥則就命韓  
琦延安闕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  
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財之效也今自東  
南持麾節以徃者選用不爲不精以臣觀之平  
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

智畧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餼權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爲急臣妄言有辜惟陛下赦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書墮占者以爲覆軍流血之象分雖在晉壘實在益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之大者伏乞 睿照臣恭聞 淳熙間有大

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  
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 朝廷除授動經  
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爲利害之機願  
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  
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實慮慮豫圖之策 孝  
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  
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  
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爲萬世法惟  
陛下財察

使還上殿劄子

甲戌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蒙 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

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壖  
日聆邊報或云遼輶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  
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捨之號或志  
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  
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

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  
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  
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  
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



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  
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  
里而侯景內附遣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  
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  
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  
然臣等審觀事執竊以爲深可慮者三亟當爲  
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  
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  
之民扶携老穉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  
謹守壇場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執未已

蓋其仍歲荐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  
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  
而納之固未易處若壹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  
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  
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  
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  
並邊財數十舍儻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  
因而撫柔尚易爲力萬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元  
頽之宗干戈相尋爲力弗敵兔犇豕突迫吾邊  
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 宣和中

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思  
蓋雖均爲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  
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執必不支萬一遂能  
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接  
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  
所不爲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  
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  
舊事可爲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嘗爲者  
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謀是也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爲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况積薪欲然之執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杆圍之臣徃徃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爲根本 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彊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

關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  
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  
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  
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  
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  
次聳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  
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  
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  
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疆忍亡  
吳兕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

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爲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爲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爲足恃是猶咽喉見搯於人而欲與之角藩牆尙鏑爲盜所有而欲保堂奧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

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培克自封選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旣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勅以軍法不

待糧餼皆爲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  
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爲者一也夫間謀  
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遼輶相持蓋非  
一日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  
其要領者至如吾林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  
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槩見臣  
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報質諸戎師亦  
復謂然迨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立茲非  
細事風傳不一廼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  
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



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  
繇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顯任遣間之責  
事之驗不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  
實此亟當爲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竒策獨念  
將命之初違去 殿陛蒙 陛下溫顏賜諭以  
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  
惟 聖明財察

直前奏事劄子

甲戌七月二十五日

臣不佞蒙 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庶  
僚中最爲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

默不言臣實有辜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 闕  
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  
韃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韃之  
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  
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  
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  
爲戰場矣使達韃遂能如劉聽石勒之盜有中  
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  
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  
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

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在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執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 陛下以苟安爲志鄉則國執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鳩鴉之詩以爲知道聞滄

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悔之形是  
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  
敢僭爲 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  
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可伐宮奇存而  
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  
骨鯁者言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旣難其  
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柄鑿論議小激則目  
以譎張豈以 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  
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

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  
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  
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  
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執成金城之守固  
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  
本也昔勺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  
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  
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  
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  
不暇爲也 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

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  
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  
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鏖士氣今日行

其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  
頓弊而不修士大夫參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  
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  
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闖於中原狐狸嗥於  
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行  
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  
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

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

日旰晷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旣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 神

宗乃以問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  
時司馬光爲相 哲宗乃以問大防絕仁 高  
宗中興內外充爲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 紹興初元嘗議便民  
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  
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 祖宗  
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衆爲  
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 明詔以厲徙而  
南寔迫吾圍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



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  
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勺踐之所以霸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  
陛下以勺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  
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  
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  
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  
之舒戚乎向者獎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爲防  
禁以示民非欲峻利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  
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禡者未

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  
疇不齎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  
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  
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  
自詭則征利密於秋豪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  
於剌骨夫戎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  
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  
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噐與名當  
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斬則勞能者歛  
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懲僞所以

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猴孔棘正牢籠武  
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者見爲  
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  
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句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  
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  
分墳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  
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費用旣空  
搏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姦懦者丐  
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

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  
實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  
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  
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  
稀比聞州縣科役煩繁由賦雖蠲撮課仍重民  
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  
贖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 朝廷深念保鄣  
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陲之心北境  
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旣襁負  
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

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  
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  
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  
可獸窮則搏執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祗以擾  
邊將以無事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  
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  
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  
爲之毆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  
之鷓獮也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  
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

人悅服晉土復歸况堂堂 鉅宋豈無能任二

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

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

之基實在於此臣願 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

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陛下誠能

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

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

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殺教閱弛廢衣廩賸

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  
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  
長者舟師戰擢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  
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  
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倍斂成風而士卒之怨  
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  
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  
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  
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  
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

為欲保江南當聳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  
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  
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  
如屯田而淮有沃墾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鬪  
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  
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  
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  
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  
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  
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畱聖心竊惟今日



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  
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  
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  
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  
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火前無淮陰之蔽後  
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  
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  
通泰危而江制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  
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  
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

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渡蔽  
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  
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  
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  
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  
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  
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  
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  
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  
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

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壩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 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 朝有請輒從尚云

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具材何由展布  
因循誤事可爲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  
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  
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辟  
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  
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此 陛下所當亟  
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  
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  
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  
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

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  
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  
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蔽蒙為甚昔范仲淹  
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  
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言急不敢上聞本惡  
張皇廼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  
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  
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  
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  
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  
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廼得竊而居  
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列聖所以得  
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  
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  
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  
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  
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旣以移巢來告索弊之  
報必將踵來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

慮苟能顯行止絕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修  
戎備于以激士心而禡敵氣此上策也命疆  
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  
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  
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羣盜交馳中土安知  
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貞彼之深仇  
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爲  
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  
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  
未形宗社幸甚

是日讀至此段口奏云虜人  
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

索滯臣竊以爲不可與上曰不當與王  
音頗厲異於常時未幾對境果移文來索丞  
相史某奏云從臣劉和珅皆曾文來謂不  
當子幣取自聖裁上曰貞德秀亦曾說來  
時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  
稍久而聖心猶簡記如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